

# 四季藏閃

## 劇中人物

第一折、櫻木花道

韓孟湘：十七歲，女。

蘇傳峰：十九歲，男。

第二折、蓮葉田田

葉蓮蕊：二十七歲，女。

許逞能：二十六歲，男，葉蓮蕊的丈夫。

許老太太：五十六歲，女，許逞能的母親。

葉登茂：五十八歲，男，葉蓮蕊的父親。

葉夫人：五十二歲，女，葉蓮蕊的母親。

第三折、楓丹白露

白露彤：三十六歲，女。

韓楓：四十歲，男，白露彤的丈夫。

譚大娘：四十二歲，韓家的管家。

第四折、銀杏花開

曹銀朱：二十八歲，女。

章天年：二十六歲時歿，男，曹銀朱的丈夫，出現在回憶場景。

另有村里鄰人李大嫂、李大哥、蘇媽、李家孩子甲乙丙、牌友甲乙丙。

## 場景

民國初年中國大陸中部地區的內陸鄉村小鎮。

## 第一折、櫻木花道

人 物：韓孟湘、蘇傳峰

（上舞台正中有一液晶螢幕，現下螢幕上開滿了粉紅色的櫻花，像一朵蓬鬆的雲。若是給春風微微地帶上了一帶，亂紅飛過秋千去，吹開了一場下不盡的櫻花雨。舞台上錯落著好幾十株櫻花樹，其中一些排列得比較集中，在中舞台闢出一條小徑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夾岸數百步，中無雜樹，這就是櫻木花道。剛過春分，溼溼浸涼的天，萬物勃發，黃鸝鳥鳴。韓孟湘坐在靠近液晶螢幕處的一座小石墩上，抬頭望著螢幕上陣陣香瓣飄落，蘇傳峰站在不遠處的一株櫻木底下，背對著。幕後傳出女聲合唱。）

合唱曲：燦櫻出迎薰風吻，  
瓣瓣落花皆有魂。  
鋪錦列繡紅如粉，  
半為憐春半惱春。  
與君相約遠人村，  
一期一會盼殷殷。  
繁華褪盡、枝骨嶙峋，  
走一遭櫻木花道淚下痕。

（韓孟湘起身，緩緩地往中下舞台閑步而來。忽而蘇傳峰轉過身來，喚孟湘過去。）

蘇傳峰：孟湘，妳過來這兒瞧瞧！

韓孟湘：這是怎麼著？

蘇傳峰：先別問，妳過來便是了。

（孟湘踱了過去，對著蘇傳峰面前的那株櫻木上下打量著，心中酸楚。）

蘇傳峰：喏！妳記得這棵樹麼？

韓孟湘：怎麼不記得？

蘇傳峰：我倆頭一回見面的時候，就是在這棵樹下。妳那時就倚在這樹下讀書，櫻花碎瓣滿頭的落，兜得妳滿身都是。然後我就……我就（轉身跑到一個較遠的所在）在這裡看見了，朝妳走了過來，像這樣，到妳面前問了一句……

韓孟湘：在讀些什麼呢？

蘇傳峰：妳記得！

韓孟湘：都記得。

蘇傳峰：妳那時讀的是《紅樓》。

韓孟湘：閨中女兒惜春暮，愁緒滿懷無著處。

蘇傳峰：〈葬花吟〉。

韓孟湘：你也讀了？

蘇傳峰：我讀了。

韓孟湘：（略感欣慰）那時約莫也就是現下的這個時候，剛過春分的時節，栗樹也開花了。那一天我爹娘上鎮上去，說鎮上的葉老爺夏天要嫁女兒，趕著買辦各色嫁妝，央著我娘幫忙去。那天蓮姐姐同許大哥訂婚宴客，村裡大夥兒都去了，獨留我一個人在家，沒頭沒緒的，一個人來了這裡。

蘇傳峰：剛巧我那天也沒上鎮上去，剛巧我也來了這裡，讓妳瞧見了。

韓孟湘：是我給你瞧見了。你那時並不認得我麼？

蘇傳峰：怎麼不認得？這村上誰不知道妳是二太太的女兒？

韓孟湘：那先前怎麼不同我說說話兒呢？

蘇傳峰：外頭不比這裡，我老是覺得這櫻木花道像個桃花源似的，同這個世界似乎沒有什麼相干。外頭不敢說的話，在這兒都敢說了。外頭不敢做的事，在這兒都敢做了。這裡的時間像是走得特別快似的，天上一晝夜，人間五十年。

韓孟湘：時間走得忒快了，水流花謝，兩年了，等了兩年了……

（唱）

花落花開有時盡，  
感情死生如柴薪。  
彼一時火燒火燎烈焰焚，  
此一時火滅煙消憂悶一盆。  
歷夏經秋幾多旬，  
花塢春曉又幾輪？  
小女還有幾個青春，  
等一陣盼一陣忍淚吞。

蘇傳峰：兩年了，這麼說許大哥同大嫂結婚也要滿兩年了。我聽我娘說，許大嫂過得似乎不頂好？

韓孟湘：噯。

蘇傳峰：本來像許大嫂那樣的千金小姐，嫁到我們這村莊裡，下田幹活勞勞碌碌的，這已經難過了。許老太太又是個婆子口舌，就是我們偶然不小心踏壞了她的田，都要受她一番叨念的，何況是自家的媳婦兒，罵起人來越發不顧前後了，也不怕人聽見。不給媳婦臉子，也該怕自己沒臉呀。

韓孟湘：興許你們男人家是不會懂的，正所謂媳婦兒熬成婆，女人總是想著，捱久了便是你的，再苦也得等下去。有些時候，走到了中間路，眼看著茫茫渺渺的，遙遙無期，又不能走回頭路，立在那兒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時間都耗掉了麼。好不容易盼到頭了，是自己的，緊抓著不撒手，怕給溜了。畢竟青春有限呵，拿青春修一個正果，那果子寶貝的！

蘇傳峰：是這樣說沒錯，但也不是個個持家人都這麼著麼，冤冤相報何時休呢。妳瞧妳娘，還有我娘，我看我娘就不會是個口絮的婆婆，將來我的媳婦兒呀有我給她仗著！

（韓孟湘聽了，悵悵地別過身去，走到了另一處看花落，若有所思。）

韓孟湘：你連我都仗不住了，將來誰還能仗著你？誰還能……

（唱）

他是個儀表堂堂的少年郎，  
行止謙恭、進退有度，  
不忙不慌不張狂。  
龍眉鳳眼直鼻樑，  
臨風顧盼氣軒昂。  
怎知他木頭木腦將心藏，  
頓口拙言不願對我把情講。  
我這廂幾次三番言語估量，  
他那廝水來土淹兵來將擋。  
我何曾不想咱譜成鴛鴦，  
你可知我遙相望牆頭馬上。

（韓孟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，從懷內掏出了一條白地汗巾子，雙手搓揉著，躊躇地迎向了蘇傳峰，掙扎著將汗巾子送到了他面前。）

韓孟湘：說到蓮姐姐，我想起了前些日子，我娘從菜場上帶回了她繡的小手絹兒，那針線活兒做得實在好，我見了也想學著點。小兒個娘教我，我總不聽，盡只想著上外頭玩兒去，也沒好好學著。後來我娘自己也灰心了，不讓教了。我那天看見蓮姐姐做的手絹兒，心裡想著也來試試看罷，於是胡亂給做了一個，刺了一朵櫻花。

蘇傳峰：給我的？

韓孟湘：不給你我給誰去？

蘇傳峰：我鎮日在田裡東奔西忙的，怕髒污了這條汗巾子。

韓孟湘：汗巾子本來就是擦汗的，我怕污了也不會給你了。你不要我給我爹去。

蘇傳峰：別別別！我帶著我帶著，無論上哪兒都帶著。

（唱）

她是個貞雅閑靜的女紅妝，  
巧笑倩兮、巧目盼兮，  
不羞不澀小模樣。  
皓齒明眸色清朗，

溫婉敦厚又賢良。  
怎奈我躊躇猶豫色倉皇，  
不可勝言難以向她訴衷腸。  
我這廝莊稼人秋收冬藏，  
她那廂般實戶桂馥蘭芳。  
雖難耐這道途沒了指望，  
又難忍她同我製麻採桑。  
左來右去兩茫茫，  
眼前無路回頭望。

（兩人相顧無言，走了一會之後，也沒有什麼別的可說，唯有把村里鄰人都拿來當作話柄兒，韓孟湘覷了蘇傳峰一眼，見他沒有說話的意思，只得率先打破沉默。）

韓孟湘：過一陣子就要清明了，鎮上又有許多人隨著大流回來村子裡了。

蘇傳峰：是呀，打這村子裡搬出去的人頂奇怪的，都是清明回來上墳的多，除夕回來團年的少，活人倒不比死人重要。

韓孟湘：那也是沒法兒的事麼。興許他們自覺做了虧心事，逢年過節的到墳上觀望幾回，哭上幾回，唏噓幾回，感覺上算是幫補了一些，不那麼虧心了。都說子欲養而親不待，人總歸是這樣的，攔在你面前的你不要，等到走遠了，不見了，這才開始懊喪，想著既有今日，早知當初。

蘇傳峰：那章大哥的嫂子才算頂悲哀的了。清明上墳終久是逢時按節的事兒，誰家清明不上墳？誰家清明不哭上幾回呢？寂寞近清明，又是去年病，大家都這麼著，也就不覺得了。可是章大哥是除夕夜當天過去的，前幾個月忙過年的時候，我看見過章大嫂子一個人上章大哥的墓上灑掃，家家戶戶慶團年喔還得想起這般往事……

韓孟湘：話說回頭，一個人上墳亦有一個人的好處，我就頂怕一家子掃墓時節的兩段路。去程的時候，每每要憶起往事，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無足輕重的小事，因為死者為大，一切都是好的，談將起來因而有了幾分諧趣。說到後來，不免還是湧起幾分感傷情懷，說著說著閉口不談了，場面沉沉的。到了家去的時候，往事不提了，各訴一些日常瑣事，便又嘻笑作了一處。

蘇傳峰：就同你說的麼，清明上墳自覺幫補了一些，上了一炷香以後，世界就兩樣了，掃墓竟像贖罪似的。偏偏平日裡也不覺虧心，照常過日子，時近清明了，才又開始感傷了。

韓孟湘：總歸是日子捱長了，什麼八病九痛的也都自己好了，無關痛癢的。奈何你都耗去了這些時候，不覺疼了卻也還苦撐著，仍舊立在那裡。思念一個人，不是說撒手便能撒手的麼，還是得繼續過著尋常日子，偶爾想起來的時候，不免感傷一陣。

（孟湘背過身去，唱）

閨中女兒惜春暮，  
愁緒滿懷無著處。  
七百日子無言語，  
一雙清秋等閒度。  
寧許就此兩斷把心舒，  
奈何情如藕絲無計消除。  
前非幾時能頓悟？  
到頭來如此執著把青春辜負，  
是心有不甘還是真情愫？

蘇傳峰：(唱)

落花尤有黛玉葬，  
枯枝可有誰思量？  
我也是萬般無奈暗心傷，  
兩年來千鐘惆悵情蕩漾。  
有口無言自尊強，  
鋸嘴葫蘆難答腔。  
誰人知我心中想望？  
妳可知我心中想望？

(兩人轉過身來對看彼此一眼以後，又轉了回去，反剪著手背對觀眾，望著液晶螢幕上下的一場櫻花雨。原先櫻花開始凋落的時候，那櫻木上的櫻花碎瓣像是永遠也落不盡似的，生了又死死了還生，從來都是那樣蓬鬆的一朵雲。然而現在，花瓣凋落，這櫻木逐漸露出藏在後頭的枝樞，再不是滿坑滿谷的櫻紅了。液晶螢幕上的那株櫻木花朵愈下愈稀，可以從中望穿後邊的天色。)

韓孟湘：是了，怎麼我們每次來這兒，都不見什麼人影呢？

蘇傳峰：這裡偏僻，沒多少人知道的。

韓孟湘：那你是怎麼知道的？

蘇傳峰：妳又是怎麼找著的？

(兩人相視而笑。)

蘇傳峰：我偏偏喜歡這裡。你瞧這條櫻木花道，小小的一徑，兩邊都給一整排的櫻木夾住了，樹的枝樞在天上聚攏著。春天的時候，櫻花開得滿山遍野，走在裡頭好似被花給包圍了。仰頭看上去，天空都被花給遮去了，只剩下細長的一線天。

韓孟湘：我是頂喜歡這三月裡的天，浸涼浸涼的，像走在霧裡。你瞧那樹，去年十二

月末，我倆來這兒的時候，這步道上的櫻木就只它一株開花吐蕊，枝頭上一朵小小的桃紅。

蘇傳峰：春天是極好的，這花滿山遍野陡然開作了一片，可是繁華落盡的時候，那枯枝又顯得特別蕭索。

韓孟湘：你喜歡花落的時候麼？

蘇傳峰：誰不喜歡花開呢？

韓孟湘：可是花兒沒法等，時間捱長了終久是要謝的，落葉歸根，青春有限。可我總想著，這條路除了我們以外，想是還有許多人都走過的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
蘇傳峰：約莫是吧，不曉得其他人走得順不順遂。

韓孟湘：花開始落了……

(唱)

山窮水盡本無路，  
花間小徑現歸途。  
春心有似風飛絮，  
如今已盡成平蕪。  
淚眼問花花不語，  
兩歲光陰斜陽暮。  
恨你不知我心中句，  
唯有自斬情根把意除。

(兩人在櫻木花道上來回閒步，走到了靠近液晶螢幕的上舞台處，無路可走了，走不盡的這一條櫻木花道，韓孟湘做出了決定。)

韓孟湘：這條路到頭了，我們望回走罷！

蘇傳峰：妳要回去了嗎？

韓孟湘：爹娘還在等著我回家去呢。

蘇傳峰：二先生二太太他們還好麼？

韓孟湘：爹的生意還是同往常一般，去年田裡收成似乎不好，租穀倉的人興許少了許多。鎮上的人說預計今年的雨水會多一些，收成更好些，也許稻子得多租幾片穀倉才擺放得下也未可知。倒是娘的身體不大好，近來爹說他忙，有些時候整夜不回家，娘擔心他操勞，其實她自己也操勞。

蘇傳峰：大約將要到播種的時節了罷，這下頂忙碌的，哪家哪戶不是這樣呢？只是妳爹是個出租穀倉的生意人，不同我們莊稼人一樣日落而息的，晚些時候回家也是有的。

韓孟湘：只是看著我娘夜裡等門，有時候等到了天亮還不見回來，挺難受的。我看她有些疑心，我也著實有些疑心。

蘇傳峰：等著總會回來的。

韓孟湘：我總是勸她別等了，要來的自然會來的。

（兩人默默不語地走著，液晶螢幕上的櫻花持續地落，兩人不時回首來時路。）

蘇傳峰：（唱）

煙花三月芳林前，  
還記得當日歡顏儷影倩。  
落英繽紛青石邊，  
人獨立仰看香瓣風裡旋。  
到如今一年已過又一年，  
兩顆心惶恐灘上俱擱淺。  
相隔了七百日子望回看，  
焦急怨惱都似過眼雲煙。

（白）

我送你回去罷。

韓孟湘：不必麻煩了，到這兒就行了。你先回去罷，我看你娘就快要回家了。今兒個我爹娘上鎮上去，耽擱一陣也是有的，沒那麼快回來。你就先回去罷。

蘇傳峰：哪時候我倆再上這兒來走走吧？

韓孟湘：也許走，也許不走了，指不定哪一天心情好的時候再說罷。

蘇傳峰：那，那麼……

韓孟湘：你先走罷，我一會兒就走。

蘇傳峰：……

韓孟湘：再見。

（蘇傳峰望著韓孟湘不斷後退，然後抱定了主意，轉身離開。韓孟湘走回了舞台正中，提著自己穿著的月牙衫子下擺兜住落花，仰頭看著天空，在一場櫻花雨裡不停地旋轉。旋轉一陣以後，孟湘兜著一裙子的花瓣走到溪邊，將花瓣灑在河面上，看著它們隨著流水消失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天上一晝夜，人間五十年，孟湘終久要回到原來的世界。）

韓孟湘：（唱）

身在熙春、離離蔚蔚，  
心如暮秋、葉落崔嵬。  
兩個秋冬難委棄，  
殷殷盼盼無了期。  
該放該收心積累，  
該退該進人無悔。  
逝水如斯喚不回，



往日煙雲江邊祭。  
水葬花魂隨溪逝，  
滴滴粉淚墜入溪。

（韓孟湘抬起頭轉過身來，依舊提著裙子在落花中旋轉。）

儂今葬花人笑痴，  
他年葬儂知是誰？

（韓孟湘在櫻花雨裡不停地仰著頭旋轉，櫻花碎瓣落得她滿頭滿身。液晶螢幕上的櫻木花瓣愈落愈稀，露出了所有枝樞，這場櫻花雨就要停了。全場燈暗，螢幕上最終一枚櫻花飄落，春天結束了。）

## **第二折、蓮葉田田**

人 物：葉蓮蕊、葉登茂、葉夫人、許逞能、許老太太、曹銀朱、韓孟湘。另有參與喜宴的賓客韓楓、白露彤、李大哥、李大嫂、蘇媽。

（上舞台正中的液晶螢幕，開滿了若干白蓮花粉蓮花。剛剛下過一場雨，蓮葉上星散著晶瑩的水珠，在雨後天青的日頭下折射著金光。有時一陣風吹過，讓蓮花垂下了頭，水珠順著葉脈滑落，一滴一滴積在一處，重量加深了，蓮葉承受不住，露水墜入了池塘裡。液晶螢幕前方的中下舞台是一個圓形的荷花池，葉蓮蕊端坐在荷花池邊，正對著觀眾，一身鳳冠霞帔，紅蓋頭遮面。右舞台是葉蓮蕊的娘家，張燈結綵的，是蓮蕊的喜事，葉登茂同葉夫人送往迎來招待賓客。左舞台是葉蓮蕊的夫家，許老太太端了小凳子，在院子裡做針黹。幕後傳出女聲合唱曲。）

合唱曲：春風風人夏雨人，  
十里芰荷紛展陳。  
滴滴雨雨滴滴清心正身，  
粼粼水水粼粼潔不染塵。  
白芙蓉清淺淺亭亭淨直，  
粉芙蓉潑豔豔撲風舞潤。  
池裡魚戲南北西東，  
捧一朵田田蓮葉訴愁悶。

（葉蓮蕊掀開了自己的紅頭面，由中舞臺走向右舞台參加她兩年前的婚禮。葉氏夫婦端坐在椅子上，許逞能立在葉登茂旁邊，看著蓮蕊自那一頭走了過來。站定了，兩人跪著向父母親敬酒。賓客四散在周圍，吆喝著。）

眾 人：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交杯合卺。

葉登茂：呵呵呵，我葉某人平日承蒙各位鄉里鄰人的關照，今兒個又得勞駕各位大駕光臨，小女的喜事可以說是做足了面子啊？哈哈。我在這兒就先敬大家一杯。

白露彤：讓葉老爺給咱們敬酒，怎麼敢當呀。依葉老爺您在這鎮上的名望，說咱們替您做面子，那才叫我們沒臉子呢。

韓 楓：就是說呀，葉老爺，就說說這鎮上的建設罷，哪一樣不是葉老爺您給我們向皇帝老子報告上去的呀？若不是老爺您，咱們能過得這般般實麼。別說是嫁女兒這樣的大事了，就是要咱們替您跑個腿兒送送信，於我們也是光彩的。

葉登茂：別說這話呀，韓老弟、弟妹。鎮上的富貴是大家的富貴，大家的富貴是大家自個兒掙來的。務農的務農，經商的經商，一個都不能少哇。也要謝謝韓老弟，開糧倉供大家屯糧，那租金簡直低，竟像在做善事似的，農民有好日子過也是爲了你呀。

白露彤：葉老爺這般謙厚，想必蓮妹妹的品德也是一等一的了，能夠嫁給許大哥呀，是許大哥的福氣。

葉登茂：欸，我把我這心肝女兒藏在這屋子裡二十五年了啊，擺著擺著都要放霉囉，等的就是這一刻啊，哈哈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我女婿是韓老弟的伙計，等於韓老弟是小女的老板，也就是我葉某人的衣食父母啦。韓老弟、弟妹，咱們要請二位多多照顧啦。

韓 楓：哪裡的話！

（此時有另一小群賓客，李大哥夫婦同蘇媽在遠離葉登茂的地方細語參差。）

蘇 媽：李家嫂子呀，妳可知道葉老爺懷的是什麼心思麼？女兒長到了二十五歲還沒嫁人，原先許是葉老爺捨不得，千挑百選選不中一個可匹配的，怎麼到了這時節誰人不嫁，偏偏嫁給那個許逞能，不過是個管倉儲的，有什麼出息呀。

李大嫂：就是說呀，嫁那個許逞能會有什麼前途？不也是同我們這般靠天吃飯。我想著葉家小姐自小吃的穿的都同別人不一樣，嬌生慣養細皮嫩肉的，打這深宅大院嫁過去咱們那小村莊裡，怕是有得熬囉。

蘇 媽：別的不說，單單是許逞能的娘就不是好招惹的。瞧瞧今兒個這樣的場面罷，哪有兒子娶媳婦，做娘的不來的道理？敢情是想給媳婦兒一計下馬威。妳知道許老太太對這門親事不十分滿意呀，老是嚷嚷著「都二十五歲了還沒人要啣」，依我看葉家小姐不好受喔。

李大哥：這許老弟也是，斷不敢違抗他母親的命令，總而言之，這家的媳婦難做啣！

蘇 媽：這就怪了，依葉老爺的身份地位，斷沒有不肯攀親的道理呀，怎麼會把女兒養到了這般大歲數呢？

李大哥：我說蘇媽啊，這您就有所不知了，這葉家雖然是鎮上的望族，到底是富不過三代，到了眼下這時節，據說也不過是外強中乾，面子上擺闊，裡子裡葉老爺早已沒剩幾個子兒了。

蘇 媽：有這等事？

李大哥：葉老爺這些年仕途不順，守著祖上傳下來的一個小官老是升不上去，本想讓女兒至少嫁個縣官的，好歹也拉拔拉拔一下老丈人。不過，官職不夠大的，葉老爺看不上，官職大一些的呢，人家看不上葉老爺，就這麼延挨了好些年，直到現在……

李大嫂：直到現在革命都鬧完啦，皇帝老子沒有啦，哪裡有什麼官可以做？

蘇 媽：所以眼看再延挨下去女兒就嫁不出去了，只得趕鴨子上架。

李大哥：時代不同囉！

（葉夫人從葉登茂的身邊走了過來幫忙招呼賓客們。）

葉夫人：諸位先生夫人，我給各位斟上一杯。往後蓮蕊嫁到村子裡去，有什麼不會的、不懂的，還得央煩大家不嫌棄，多教教她。

眾賓客：（轉身）噯呀呀，不敢不敢。

（葉蓮蕊穿過賓客們走向下舞台，面對觀眾，背後仍舊人聲嘈雜。）

葉蓮蕊：（唱）

自古天下婚姻事，  
父母作主難推辭。  
在家從父報春暉，  
出嫁從夫杞梁妻。  
婦德婦言、在心銘記，  
婦容婦功、求全齊備。  
耳提面命、諄諄教誨，  
做一個賢媳良妻耀門楣。

（許逞能牽著葉蓮蕊離開葉家，緩緩朝著左舞台走去。右舞台依舊人聲鼎沸，對照左舞台許家院落的荒涼與陳舊，許老太太仍舊補綴著衣襪。葉蓮蕊經過荷花池邊，這是娘家與夫家的中點，踟躕著，舉步維艱。）

葉蓮蕊：（回望）只是……只是……

（唱）

爹娘膝下承歡顏，  
二十五載情牽線。  
遙想父親青壯時，  
三歲女娃跨雙肩。  
母親烹鮮爐灶前，  
互訴體己在心間。  
戲耍鞦韆半日閑，  
廳堂簷廊任流連，  
難捨這一樑一柱一瓦一磚，  
俱成了夢裡邯鄲昨日雲煙。

（葉蓮蕊跟著許逞能穿過中間的荷花池，來到左舞台的許家院落，許老太太直盯著她手上的襪子，手邊的工作不肯放下來，沒有正眼看一下葉蓮蕊。）

許逞能：來給娘磕個頭罷。

葉蓮蕊：（屈身）娘，我……

許老太：免了罷！從今而後妳就是我們許家的媳婦許家的人，我們這個家也談不上許多規矩，我並不是難相處的人，妳也不必多拘束，同妳從前在家的時候一般就行了。

葉蓮蕊：多謝娘。

許老太：你們回房去睡罷！

（葉蓮蕊同許逞能回到新房裡，一張四柱床倚牆靠著，除此之外只一張几子、兩把圓凳。几子上一枝紅蠟燭閃耀著火光。許逞能解衣入睡，蓮蕊扶著几子順勢坐下了，她環顧著這全然陌生的屋子，燭影在她的臉頰上搖曳著，這是她往後的屋子，葉蓮蕊心想。）

葉蓮蕊：（唱）

紅燭綾羅銷金帳，  
被笊被囊繡鴛鴦。  
昔日獨占床中央，  
如今兩個枕頭一張床。  
獨倚西窗趁晚涼，  
而今月映窗花兩茫茫。  
午夜夢魘心倉皇，

（蓮蕊轉頭望向翻身熟睡的丈夫，求助無門，她只能靠自己，她一邊唱一邊卸下新婚禮服，禮服裡頭是家常裝束。）

再無人勸慰解憂添衣裳。  
如此新房已非吾閨房，  
卻怎地晝短夜長？

（蓮蕊朝著右舞台娘家走去，時間已經來到兩年後，娘家的爹娘生活一如往常，蓮蕊立在荷花池前躊躇不前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應當回家去一趟。葉蓮蕊又望回走回頭看看左舞台的夫家，夫家生活亦如往常，許老太太在院子裡餵雞，丈夫同韓楓站在一處說話。蓮蕊進退維谷，坐在荷花池邊。曹銀朱上，走到了蓮蕊身邊坐下。）

葉蓮蕊：銀朱姐姐，妳也上菜場買菜呀？

曹銀朱：噯。怎麼一個人杵在這兒呢？

葉蓮蕊：並沒有什麼。

曹銀朱：想家了罷？回去過了嗎？

葉蓮蕊：（望著右舞台的娘家）沒有……

葉登茂：這新政府著實氣煞人了，現在沒了皇帝老子不代表就沒有王法了呀！我三番兩次報告上縣老爺那裡去，求個一官半職的，又給退下來了，說什麼時代不同了，沒有鬻官賣爵這檔事了，要我趁早了了這條心。不是這麼辦事的嘛，時代不同了，人情總歸是一條麼，好歹顧忌著我是前朝遺老，說話也不放尊重些。這幫小崽子毛孩兒，說話沒規沒矩的。

葉夫人：時代確實是兩樣了，這怪得了誰呢？當初誰又料得到革命當真能成事呢？別自顧自地氣了，揣著一股火在懷裡，對身子不好。您也這般大年紀了，退了下來不頂好麼？享享清福罷！

葉登茂：退了？我還能退去哪兒呀？我退了，誰還給我們飯吃呀？咱們倆靠誰養啊？本來指望女兒嫁個做官的，至少提拔提拔，給我撈一個小官兒做。再不然，嫁個富家大戶，養兒備老嘛。現在給革命這麼一鬧上了，我還能有什麼指望？守著那幾個不生利息的死錢，外人面前又得裝闊，我倒要來看看咱們還能夠死撐幾年。

葉夫人：您就少說兩句罷！越說越氣，犯得著麼？女兒過得也不比我們強些，一個人嫁去那麼遠的農莊裡，咱們至少還留在這大宅門裡裝闊氣，女兒她可是活受罪呀，她哪裡做過那些莊稼活兒，哪裡下過廚房？聽說許家老太太又是個厲害手腕兒，我一想起我心肝女兒我就傷心……

葉蓮蕊：（唱）

夏景舒長初嫁了，  
池裡蓮花競窈窕。  
猶記新婚筵席夜，

阿爹滿面生花逢人笑，  
娘親千叮萬囑辭宗廟。  
吃得一口離娘飯，  
拜別爹娘忍淚拋。  
此刻一登八抬轎，  
誰人代我關照葉家二老？

曹銀朱：放寬心罷！妳想想，爹娘都照顧了妳這樣多年了，哪裡還用得著妳照顧呢？一來，妳爹娘是成熟人，當過官的，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？現下少了妳，難道活不下去不成？二來，妳爹爹有錢，深宅大院的，上上下下難道就沒人照顧二老？難道妳還較那些老媽子更強些？倒是妳自己，要多想著自己才行呀，現在在夫家生活還好吧？

葉蓮蕊：我……銀朱姐姐，這話我只同妳說，其實……其實咱家早已沒剩幾個錢了。爹爹本來做的就不是什麼大官，革命過後，連官都沒得做了。這我是知道的，我知道他巴不得我嫁個富戶人家，這些年家裡頭過得頂掙扎，興許我嫁人了，可以替爹爹換個官銜也未可知，卻怎知竟遇上了革命喲。後來生活越來越難過，留我在家多一張嘴吃飯，不如讓我隨意嫁了人，生活寬鬆些。

曹銀朱：噯呀，那當初抬妳來的大花轎是？

葉蓮蕊：不過都是擺闊罷！我從前哪裡經歷過這些個？我連洗米水都沒有見到過，都是家裡老媽子煮飯的。如今世事兩樣了，我也並不怨誰，我是樂意吃苦的，這並沒有什麼。只是凡事起頭難，人家的娘到底不比自家的娘，從前有娘護我，現在誰還護我？胳膊不外折麼。

（葉蓮蕊走向左舞台，時間回到她初初嫁人的時候，許老太正在廚房淘米煮飯。）

葉蓮蕊：娘，您好早啊。

許老太：現在都幾更天了？哪裡早了？日頭都推到了頭頂上去了，我可不是好睡之人，太陽光照得滿屋子了我還睡得下麼？

葉蓮蕊：（轉過身來，唱）

江村長夏頭一年，  
寤寐思服枕難眠。  
夜半醒來竟不識西北與東南，  
只因此處再不是從前熟習的廊院。  
孤坐床沿星燦燦，  
獨倚千闌淚潸潸。  
三聲雞啼日光綻，  
對鏡梳妝理鬢鬟，  
怕娘親又怪我疏懶，

連忙下廚打火造飯。

（葉蓮蕊匆忙地轉身，清早起來，復又見許老太早已在淘米煮飯。）

葉蓮蕊：（失望地）娘，您好早啊。

許老太：都這時節了哪裡早？咱們是莊稼人，日出而作，看老天爺臉色賞飯吃。比不得清門淨戶的大小姐，僂在屋子裡讓老媽子伺候。噯唷，誰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

許逞能：（提著水桶經過了）娘，您就少說兩句罷！蓮蕊剛剛嫁過來，從前在家又沒有做過這些兒個，您就慢慢兒教她，讓她慢慢兒學，誰沒做過新媳婦呢？

許老太：啐！我做新媳婦的時候誰教我了？你說說誰教我了？在我們那個年頭唷，哪裡敢讓公婆出一個聲音，鼻子都不讓他們哼一聲，就要先把所有事情都給辦妥了，不留餘地給她們說話喔。我呀……

葉蓮蕊：（從左舞台回到荷花池，唱）

入門各自媚，  
誰肯相為言？

曹銀朱：蓮妹妹，有什麼心事盡管同我說呀，我也做過新媳婦，雖然不上三年我公婆、我丈夫就……，但有些事我總是能教教妳的，過來人麼，生老病死但凡我都經歷了。不然，也可以同妳娘說說，有家歸不得，寄信應該使得。

（葉蓮蕊聽了曹銀朱的建議，欣喜地，又回到了房裡坐在几子上寫信，坐了一會難以提筆，四下環顧，總覺得有人在盯著看。便又走到餐桌上寫信，依舊無法下筆，她覺得這餐桌是許老太太的地盤。最終，她蜷縮在一個小角落，將信紙攤在五斗櫃上立著寫信。）

葉蓮蕊：（唱）

槐夏風清第二年，  
曉風捲簾荷葉殘。  
枯桑天風、海水天寒，  
鯉魚素書、盡訴心弦。  
廂房猶有夫君在側，  
炕房又有阿姑在前，  
環視這一樑一柱一瓦一磚，  
竟無有一處供我修書折柬！

許老太：逞能！逞能！你媳婦兒上哪裡去了？

許逞能：她到菜場買菜去了。

許老太：日上三竿了還不回來。

許逞能：許是同章大哥的媳婦兒在說話呢。

許老太：呸！那種女人同她有什麼鬼話好說的？你也不管教管教你的媳婦兒，那女人命中是帶白虎星的，剋死了公婆不說，連天年這孩子都讓她剋死了，天年這可憐的孩子喲，他爹娘死前千交待萬囑咐，讓我好好照顧他們夫妻倆，如今教我怎麼對得起他們喲。

許逞能：娘，別說這話了，到底是章大哥的嫂子。

許老太：你不讓我說我偏要說！你可仔細連你媳婦兒也給那女人過上晦氣了。當初你要娶她的時候，我是百般的不樂意呀，哪有做太太的年紀竟比做丈夫的還大！我不過是想著，攀上他們葉家門第指不定可以讓你撈個一官半職，我這才答應下來的。不然二十五歲的女人，還沒人要，肯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病。結果娶回來了才知道，原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呀，竟然是懶人病！現在可好，皇帝老子也沒了，那葉家什麼官兒都沒得做了，你還指望你老丈人關照關照你呢。

許逞能：別說了娘，讓蓮蕊聽見了不好。我也從沒指望過做官的，現在生活頂好。

許老太：偏我就生了你這個不爭氣的兒子！你現在生活頂好是吧？我同你說，你在二先生那兒做一輩子也沒有出頭的時刻，做到死了還是二先生的伙計。

（葉蓮蕊聽見了，但她假裝沒有聽見，悻悻然走回了舞台正中，在荷花池前，她娘家與夫家的中點，左顧右盼，左右舞台葉家與許家都過著尋常生活，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望哪兒去，兩邊的生活都沒有她插進去的餘地。）

葉蓮蕊：（唱）

兩年間茹苦含辛，  
到頭來夏木成陰。

（葉蓮蕊朝夫家望去，舉步維艱。）

父母之命定婚姻，  
俺得俺失無翻身。  
一朝誤入叢林裡，  
一世難轉風水輪。

（葉蓮蕊朝娘家望去，步履蹣跚。）

也曾想覺返迷津，  
怎奈何求助無門。  
修得一封家書寄，  
既無回音也無信。



每逢佳節返前村，  
為誰歸去為誰來？  
逢春度秋爺孃不聞不問，  
三百日子無人可敘情親。  
多少離愁多少恨，  
綠雲繖上露滾滾。  
化作千鐘相思淚，  
滴滴皺皺芙蓉水。

（液晶螢幕開始有一點一滴的雨水飄落，打在一朵朵白蓮花粉蓮花上頭。）

借問湖中採菱人，  
來年蓮葉可繽紛？

葉蓮蕊：（轉身回到荷花池畔，同曹銀朱相依坐著）銀朱姊姊，您說要教我，不如就教我做些針線活兒吧。您上次央我帶到菜場上賣的手絹香包兒，女太太們都說做得頂好。您就教教我罷，讓我得一個閒趣兒，往後在家也不那麼煩悶。

曹銀朱：哪成什麼問題？只不過一件，若是我做了針線活兒，妳還是得替我拿上菜場賣去。

葉蓮蕊：一言為定！

（白露彤與韓孟湘從左舞台上，兩人一逕走到了中舞台的荷花池邊。葉蓮蕊同曹銀朱遠遠看見她們來了，站起身來微笑著，然而曹銀朱的臉上帶著尷尬。）

葉蓮蕊：二太太您好啊！

曹銀朱：二太太好。

白露彤：章大嫂子、蓮妹妹，近來可好？

葉蓮蕊：都好。

白露彤：蓮妹妹，妳上回帶上菜場來賣的手絹兒，我不是買了一條回家麼？咱們孟湘可愛著呢，終日誇妳的針線活兒做得真好，嚷著說要同妳學著做呢？

韓孟湘：娘，那手絹兒，我再不做了……

（螢幕上的雨越下越大，葉蓮蕊與曹銀朱面面相覷，不知應當如何是好。四人立在荷花池前，各懷心事地微笑著。全場燈暗，液晶螢幕上仍舊下著雨，雨珠在蓮葉上匯聚成一灘小水窪，順著葉脈滴落，不見了。秋天來了。）

### 第三折、楓丹白露

人 物：白露彤、韓孟湘、蘇媽、韓楓、曹銀朱、李大嫂、譚大娘、許老太太、葉蓮蕊。另有農婦與打火鄉民李大哥、蘇傳峰。

（上舞台正中的液晶螢幕，是一株滿頭丹紅的八角楓。楓葉一瓣一瓣隨風吹落，但似乎沒有落盡的一天，仍舊是鋪天蓋地的赤炎炎，底下是一道小徑，布滿了飄落的紅葉。螢幕與下舞台之間有一條蜿蜒的小溪，丹楓倒映在水裡，像一匹絢紋織錦緞子在水裡被來回搓揉著。右舞台零星散落著蓬蓬勃勃的稻穗子，幾個農婦在田埂間忙收成，屈著腰在稻場裡來回穿梭，幕後傳出了農婦們的豐年歌。）

合唱曲：金風玉露小陽春，  
又逢九月桂花蒸。  
玄鳥歸蟬鳴噪罷復安寧，  
鴻雁來稻花香裡享泰平。  
秋收冬藏慶豐登，  
春耕夏種萬事興。  
吃飯須記種穀人，  
汗滴禾下、細作精耕。

（白露彤與韓孟湘自右舞台上，沿著川邊的那道小徑相偕走著，朝著對過的金色稻場望過去，一片安和樂利。）

蘇 媽：二太太好欸！小姐好欸！

白露彤：蘇媽，今年的收成可好？

蘇 媽：勉強強還算過得去罷！不過就是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，老天爺賞臉便多吃點，不賞臉便少吃點，知足些，日子照常過也就是了。只是現下這個收成時節，又是開倉屯糧又是算計帳簿的，還得央煩二先生和二太太了多擔待了。

白露彤：哪兒的話。蘇媽你們是靠老天爺賞臉給飯吃，我們是靠著大家賞臉給飯吃，倘若不是各位向二爺租這些月穀倉屯糧積草的，咱們娘兒仨明兒個的早飯還沒著落呢。各位辛苦了。

李大嫂：二太太忒客氣了，不過是各自求個飽暖罷了。二先生這一向可好？

白露彤：李大嫂您有心。這重陽前後收作時節向來就忙，三天兩頭沒有回家吃飯也是有的，鎮日這般骨碌瞎忙著，不過是盼孩子們平安長大罷。李大嫂您三個孩兒都好？

李大嫂：都好，都是粗生粗養的搗蛋皮孩兒，哪兒能有什麼不好？我們那幾個成天跑跑顛顛的，不像小姐呵……這都幾歲啦？生得這般如花似玉的。

韓孟湘：十七歲了。

蘇媽：給定了人家了吧？

白露彤：還沒呢！這年頭也不時興早婚了，多留她幾年多讀些書，多陪陪爹娘。

蘇媽：這倒也是，緣份這事也是老天爺賞臉的意思，是你的便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硬掙來也無用。女人家不過求個現世安穩，若是有那命中注定的，多等等也值得了。

白露彤：這就是了。蘇媽，我想著你們家傳峰也到了要娶媳婦兒的年紀了罷，看上哪一家的女孩兒了沒有？

蘇媽：沒有呢！咱們傳峰也不過十九歲，日子還長著呢，況且他這人就是笨口拙舌，什麼也不懂，自己都照顧不及了，還指望他照顧媳婦兒呢。

白露彤：蘇媽是您太謙了，我看蘇傳峰這孩子挺好，肯勞動，將來有出息的。

蘇媽：那也是大家不嫌棄。

韓孟湘：（別過頭去，唱）

非是我門後放花盼不到晚，  
卻奈何等閒度歲路杳漫。  
一朝春盡老紅顏，  
萬般惘然在心間。  
決計將往事拋如過眼雲煙，  
蒼涼手顫巍巍親斬華麗緣。  
然寂寞它依般如白浪掀天。  
到如今目盼心思又有誰憐？

（韓孟湘回過神來，同母親散步回家入左舞台，右舞台場景轉換，舞台上的稻場撤了去，換上了一張麻竹編成的躺椅，曹銀朱同韓楓坐在一處說話。左舞台是日常室內擺設，一桌三椅。白露彤與老媽子譚大娘忙進忙出，張羅布菜，是晚飯時節。）

白露彤：（唱）

垂暮照臨黃梁田，  
竹籬農家起炊煙。  
日出而作日落息，  
倦鳥歸巢船攏岸。  
兩碟菜一盞酒粗茶淡飯，  
四句話三聲笑合家俱歡。

（白）

噯呀譚大娘。今兒個又不是逢年過節的，怎麼就給蒸上了一尾白鯧呢？

譚大娘：二太太，這收作時節二先生忙得天旋地轉的，十天竟有七、八天沒法兒回家吃飯，想是爲了穀倉上屯糧的事了，這是村子裡的福氣！我怕他忒累了，一時間頭暈眼花，帳簿給記錯了吃了悶虧都不曉得呢，特特與他蒸了一尾魚，

吃魚補眼睛。

白露彤：譚大娘您真有心，二爺他這人就是有了公事便忘了私，一頭栽進去連飯都不記得吃。不過一年到頭只夏秋兩季收作，忙過了這些日子也就完了，並不妨事的。

譚大娘：那也是二先生做人方正，事必躬親。其實搬米運糧、記帳算籌這事兒，交由底下人代辦就是了，何必勞煩二先生呢？

白露彤：這也是他性格如此，勞碌命，坐不住的，由他去罷。咱們讓孟湘先出來罷，她爹就快回來了，好些天爺兒倆沒一處吃飯了。

譚大娘：是呀，二先生回家來的時候小姐都睡下了，父女兩個多天不見面，我去喚她來。

（譚大娘欲轉身，此時卻傳來一陣叩門聲，兩人怔了一怔。是許逞能，自右舞台曹銀朱的家門直奔左舞台來，方才韓楓同許逞能細聲說了一些什麼，然後許逞能直往白露彤的家裡來叩門。）

白露彤：我來開罷，您去叫孟湘吃飯行了。（開門）呀！是許大哥，發生什麼事麼？

許逞能：二太太，二先生遣我來同您說，今兒個莊上忙碌，大夥兒都趕著收成過重陽，一連得開好幾個倉房供大家屯糧，忙進忙出的，怕是沒法兒回來吃飯了，讓你們先吃罷，他興許再過一兩個鐘點就回來了。

（韓孟湘正好步出房門。）

韓孟湘：爹今晚又不回來了麼？

許逞能：是呀，小姐。二先生實在抽不開身哪。

白露彤：勞駕您了許大哥，這也是沒法的事，重陽在即，家家戶戶都趕著做節。莊上忙碌，也是豐收的意思，這是大家的福氣。等這陣兒過去了，咱們一齊搗糯米糰子，喝菊花酒。

許逞能：能吃到二太太釀的菊花酒才是大家的福氣呀。

白露彤：哪兒的話。許大哥，夫人這一向可好哇？

許逞能：頂好頂好，同往常一般，沒有什麼別的。倒是我娘鎮日裡叨念，沒個孫子讓她享天年，成天同媳婦兒關在家裡大眼瞪小眼，沒趣。我娘說二先生二太太家庭美滿啊，女兒又乖巧，是二太太會持家，村鄰裡的模範，要我們家那個多學著點，二太太您以後多關照關照。

白露彤：那也是老天爺眷顧。我看許大哥家裡也好，夫人的針線活兒較我們都強上許多呢，我有些時上菜場看見過蓮妹妹做的香包手絹兒的，那手工頂好，手細心也細，手巧心也巧！

許逞能：（尷尬）呃……那也是承蒙大夥兒不嫌棄。嗯……二太太，那麼我就先告辭了，回莊上忙去。

白露彤：許大哥您慢走。(掩門轉身，倚在門邊，悵惘地，唱)

家家有本難念經，  
箇中酸楚無人明。  
夏日盡轉眼秋往送來迎，  
瓊繡閣碧紗廚單形隻影。  
原以為齊眉夫妻鳥同林，  
卻怎知黑天漫地寥落星。  
千家燈火燭熒熒，  
孤眠獨宿寒枕襟。  
兩碟菜一盞酒俱為誰烹？  
四句話三聲笑說與誰聽？

(白)譚大娘，今兒二爺不回來吃飯了，休張羅了。

譚大娘：噯呀，當真忙到這番田地呀？

白露彤：可以見得今年收成好。

譚大娘：欸，今年雨水是多一些。我先去收拾一下碗筷罷。

白露彤：別忙別忙！大娘您就跟我們一塊兒吃吧，才端出來的又端進去，費事。

譚大娘：那怎麼成？哪有主僕同桌吃飯的道理？

白露彤：現在時代不同了，沒有皇帝了，不講究這個的。坐下來大家吃吧！

譚大娘：噯唷，折壽折壽！

(左舞台白露彤三人同桌吃飯，燈光漸弱以後右舞台燈亮，曹銀朱偃著韓楓，兩人仍舊斜簽在那張躺椅上頭，滿桌的盤餚殘羹。)

曹銀朱：天晚了，我去取了蠟燭點上。

韓楓：不必了，這個時間我看我也得走了，

曹銀朱：今晚就在這兒睡吧，別回去了。

韓楓：別別別！千萬別！我同她說了今兒要回家吃飯的，現在在這吃了，回去之後又說：「吃過了，不吃了！」這已經要疑心了，更何況是隔夜才回家，讓人發現了不好。

曹銀朱：那咱們來打個交道立個契！

韓楓：什麼契？

曹銀朱：我今兒個放你回去了，團年夜你要來看我。

韓楓：團年夜？妳瘋了不成？

曹銀朱：過完重陽，冬天就要來了。冬天來了，又該等著過年了。日子一天一天地去了，這黑燈瞎火的屋子裡單只我一個，除了成天繡那些手絹、香包兒的，我還能做些什麼？不過就是等，一路等。想著今晚你可會來麼？二先生現在在家裡正做些什麼？二太太現在又做些什麼呢？假使我那口子如今還在的話，我現在會做些什麼呢？想著想著出神了，針扎到手上，白手絹染了血，不能

賣了，只得重做。

韓 楓：妳想這些做什麼呢？

曹銀朱：你有個家，你不會明白的。我這屋子像口旱井，黑黢黢的，藏在裡頭遲早枯死，我又見不得光，出來了也給日頭曬死了。我婆家沒人了，我娘 家的人也不要我了，這你是知道的，我唯有你了。尋常日子你不來看我我熬得住，就是過節的時候，團年夜，我沒法熬的。

韓 楓：我都明白，我答應妳就是了。今兒夜裡我什麼都依妳，不回去了。

（右舞台燈漸弱，場景轉換，曹銀朱的屋子撤了去，換上幕起時的稻場，稻穗子沐浴在月光下，銀晃晃的。左舞台燈漸亮，場景已換成了白露彤的房間，一張紅木雕花大床，紗簾人字型披掛下來，白露彤端坐在床沿。）

白露彤：（唱）

戴鳳冠穿霞帔蓋頭遮面，  
點朱唇搽香粉描眉畫眼。  
憶起燕爾新婚夜，  
燭紅光燦耀星繁。  
暮去朝來二十年，  
年華堪送彈指間。  
豆蔻黛綠日已遠，  
白髮蒼顏何曾怨？  
教子相夫把心懸，  
持家保世縈思牽。  
到頭來雙十載長吁短嘆，  
似這般都付予孤燈翠幔，  
似這般都付予空閨獨院。

（突然間液晶螢幕上的楓葉竄出一簇火舌，火勢迅速蔓延開來，霎時螢幕上的八角楓燒作了一片。左舞台李大哥和蘇傳峰敲鑼大叫「失火了喂！穀倉著大火了喂！快來救火啦喂！」男男女女提著水桶衝上台來，在稻場裡來回奔走。）

蘇 媽：快差人去找二先生過來呀！噯唷，我們的糧食呀，我們的血汗我們的命呀！快去找二先生過來，再這麼下去十來月穀倉都要燒光啦！

（正當右舞台慌忙救火之際，左舞台白露彤房間傳來陣陣叩門聲，白露彤打開了房門，是譚大娘和李大嫂。）

譚大娘：二太太，大事不好哇，穀倉燒起來啦，風風火火燒了漫天，村裡人說遍尋不

著二先生，這該如何是好哇？

李大嫂：二太太，二先生還沒回家麼？我聽咱們家那死鬼說了，二先生太陽下山以前就離了倉裡的，怎麼都這時節了還沒有到家呢？二太太，您想想法子呀，二先生上哪去了呀！

白露彤：（淡漠地）李大嫂您先別急，我實是不知道二爺上哪裡去了，他臨出門前才說了要回來吃飯，現在還沒有回來，敢情是到城裡去辦事給什麼耽擱下了。在這節骨眼兒上終久還是救火要緊，就是二爺來了，想是也別無他法的，不過是多一個人力打火罷了，還是多找幾個青年少壯實在些。

李大嫂：噯呀二太太，二先生不在的時候發生這等事，萬般心酸我們都不知該同誰說了。

白露彤：二爺不會怪你們的，這場大火損失的，我想他也會負起責任。

李大嫂：（氣沖沖轉身離開）能負什麼責任啊，能負什麼責任！噯唷這年該怎麼過啊。

譚大娘：（追了出去）李家嫂子！李家嫂子喂！

（右舞台鑼鼓喧天，液晶螢幕上的火勢還是一路延燒著，鄉民們東奔西走地救火，不時傳出「快找二先生來呀」的呼叫聲。左舞台白露彤靜靜地掩上了門，回頭頹然坐在床沿上。）

白露彤：（唱）

豆蔻黛綠日已遠，  
白髮蒼顏何曾怨？  
到頭來雙十載長吁短嘆，  
似這般都付予野火夾岸，  
似這般都付予斷井頹垣。

（火勢好容易平息下來，液晶螢幕上八角楓的枝桠上葉子都讓燒光了，單單留下一瓣鮮紅的楓葉仍墜在枝頭上。右舞台的鄉民一個個精疲力竭，提著水桶回家了，稻場上一片荒蕪。韓楓從左舞台上，細聲悄步地打開了房門，見白露彤坐在床沿，嚇了一跳。）

韓 楓：怎麼還沒睡呢？不是說了這些日子頂忙的，不必遷就我的時間麼？該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時候吃飯，該什麼時候睡覺便什麼時候睡覺，我自己一個人可以的，不必記掛我。

白露彤：你吃過飯了麼？

韓 楓：吃過了，許老弟的太太給他做了送去，我吃了才回來的。

白露彤：這就怪了，我聽見過許老太太抱怨說，她兒媳婦是不會燒飯的。

韓 楓：（訕訕地）呃……興許是許老太太做的，讓她媳婦送去的罷。經妳這麼一說，現在倒想起來，那滋味確實不同，是年輕女子做不出的地道家鄉味兒。……這折騰了一天我身子也乏了，今兒一個晚上便連開了兩月穀倉，伙計們抬進

抬出的，打算盤打得手指不聽使喚，寫帳本的時候手腕兒還抖著呢。乏了乏了，咱們睡去罷。

（韓楓解衣欲睡，白露彤依舊端正地坐在床沿，沉默了半晌。）

白露彤：我不問什麼別的，我只求你兩件事。第一，無論你在外頭做了些什麼，別讓孟湘發覺，別讓外頭的人發覺。第二，逢年過節，端午中秋，一家子在一起過，如此也就罷了。留下話柄我難做人，否則我還能夠支持下去的。

韓楓：妳……妳說的這是什麼話呀？別胡思亂想了，趁早睡了罷。

（白露彤翻身朝裡側身躺下，韓楓換下外衣，端直坐在方才白露彤坐的床沿正中的位置，沉默了許久，才放下那人字型披掛著的紗簾，左舞台燈暗。左舞台換景，從白露彤的房間回到韓家廳堂。黑暗中傳來窸窣窸窣的風裡言風裡語，全場燈亮，是新的一天早晨，右舞台的田埂間立著三三兩兩的農婦閒扯淡，一個穿著較為顯眼的婦人挽了一個籃子，站在距離她們稍遠的所在。左舞台白露彤坐在椅子上寫字，寫完了以後將字條摺了起來壓在花瓶底下，白露彤起身。）

白露彤：（對著屋裡）譚大娘！今兒我自個兒上菜場，我這就走啦。

譚大娘：（慌忙從裡間出來）噯呀二太太，讓我去就得了，主僕同桌吃飯已經夠笑話了，大門一關上，沒讓外人知道也就罷了。天底下有哪個老媽子煮飯不買菜的？現在二太太一個人上菜場，街坊鄰居看見了，還以為我得了點顏色竟開起染房來了。您知道咱們這村落地方小，閒話傳得比聖旨還快，給風這麼一吹，不一會兒工夫弄得人盡皆知，這我可承受不起呀。

白露彤：不礙事的，妳家裡忙罷，街上碰見人了，我同她們說家裡事情多，譚大娘替我照看著呢。

譚大娘：這……（白露彤出門以後，譚大娘喃喃自語）並不是我不讓您上菜場，實在是這菜場人多口雜，婦道人家輕嘴薄舌的，什麼話都說得出口，怕是讓您聽到了什麼不好的話喲……欸呀。

（白露彤沿著川上走著，液晶螢幕上的楓樹還殘留著那瓣葉子，迎風顫動著。農婦們的聲音漸漸清晰。）

李大嫂：昨兒還同我說會負起責任，連個人影都沒有還說什麼負責任。我現在倒要看看，米糧去了三分一了，他是如何養得活我們？還說上城裡辦事耽擱了，城裡什麼天大的事比得過這火燒紅蓮寺！

許老太：妳沒聽見說麼？昨兒燒大火之後，有人說見到過二先生，從章家寡婦的屋子裡頭出來，探頭探腦鬼鬼祟祟的，眼見四下無人便一溜煙地跑了。

李大嫂：許老太太，此話當真麼？



許老太：九成九是真，我訛妳們做什麼？

李大嫂：二太太知道麼？

許老太：遲早都要知道的。說起來這二太太也怪可憐的，二先生怎麼誰都不揀，偏偏揀一個剋死人的白煞星。

蘇媽：噯呀，二先生上那女人屋子裡去做什麼呀？怪晦氣的。

許老太：妳是真不懂還假不懂啊？一個男先生到一個寡婦的屋裡頭去能幹些什麼？（伸出小拇指）還不就是這個。

蘇媽：二先生看來不像呀。

許老太：什麼不像，依我看啊……

（李大嫂咳了兩聲截斷了話鋒，白露彤微笑著踱步過來，一行人立即收聲站定了，朝著白露彤微笑。）

農婦們：二太太早哇！

李大嫂：二太太今日忒早了，昨兒折騰了一整夜，怎麼不多歇息一會呢？

白露彤：各位才是辛苦了，家裡老小沒什麼事吧？

蘇媽：都好！都好！

白露彤：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對不住各位了，待二爺他把大家的損失計算計算，會親自上門賠不是的，絕對讓大家同往常一般過年。

許老太：二太太有心，都已經發生了的事還提它做甚？今兒譚大娘沒陪您一齊買菜呀？

白露彤：家裡事多，我讓她替我張羅了，自己出來透透風。

蘇媽：透透風也好，以免在家裡對著二先生悶壞了……

（李大嫂趕緊踩了蘇媽一腳，白露彤看見了，裝作沒看見，仍舊微笑著。）

白露彤：那麼先告辭了。

（白露彤繼續在田埂間漫步著，望著這片稻田，讓田埂切開成大小不一的方格子。一些尚未收割的方格子，金黃色的火穗子直冒上來，披沙揀金似的。另一些是夏季稻，剛長了一半，便矮了一些，還是蔥翠的顏色。餘下那些業已收割完畢的，光禿禿的幾畝田。白露彤走到下舞台正中，面對著觀眾。）

白露彤：（唱）

白露為霜侵羅裙，  
日月麗天定和晴。  
丹楓映水水涵楓，  
川裡赤炎舞娉婷。  
滿懷裡心腹事阡陌縱橫，

更哪堪冷清秋踽踽獨行。  
紛紛亂日日疏秋草人情，  
多少憂多少怨暗恨別生。

（白露彤閒步至那挽著籃子的婦人面前，立定了，是葉蓮蕊。）

葉蓮蕊：二太太早。

白露彤：蓮妹妹，這手絹兒我全要了，多少錢一條？

（全場燈暗，螢幕上最終一瓣楓葉給風吹了去，光禿禿的枝樞，冬天將要來了。）

## **第四章、銀杏花開**

人物：曹銀朱、章天年、韓楓、葉蓮蕊、許逞能、許老太太、李大嫂、李大哥、李大嫂的孩子甲乙丙、牌友甲乙丙。

（上舞台正中的液晶螢幕，橫七豎八地錯落著好幾枝蒙塵的銀杏花，這花生得不大健康，面黃肌瘦形容枯槁，遠看上去有些腌臢，像一陣沙塵暴過後篩下的小棉花團子。液晶螢幕前方的下舞台是曹銀朱的屋子，攔腰橫擺著一張毛竹編成的躺椅，旁邊一只五斗櫃，前頭一方木頭矮几子，上頭擱了一隻插了銀杏的黑地描金墨竹瓷花瓶，還有一隻摠了紅蠟燭的燭台，燭光在微弱的光線裡顫動著，曹銀朱便斜躺在這張躺椅上，一手支著頭。左舞台是李家的院落，右舞台是許家的院落，給竹籬圍著。兩家院子裡都擺著一桌四椅，左舞台李大哥同牌友們打著新年麻將，右舞台許家三口忙著辦團年飯。黑暗中四散著孩子們的嬉笑聲，幕後傳來女聲合唱曲。）

合唱曲：臘盡冬殘黃葉地，  
敗葉離枝落青泥。  
褪去一身銅色時，  
轉瞬枯枝又逢春。  
綿邈如絨畫如詩，  
皚然似雪展瓊姿。  
庭中奇樹、馨香旖旎，  
翦一株開花銀杏遺所思。

（全場燈漸亮，但還是維持著一個昏黃的亮度，現下是傍晚時分，日頭已經陷了一半

在山巔裡。銀朱的屋子又較左右舞台更幽暗些。)

曹銀朱：(唱)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  
歲歲年年人折摧。  
落櫻繽紛不過昨日餘暉，  
怎知轉眼又是歲暮年關時。  
天光才散、暗裡煙霏，  
燭影搖紅、火中參差。  
淨瓶新妝銀柳枝，  
目盼心思待歸期。

(原先在左舞台跑跳的孩子們聲音逐漸清晰，其中一個踮著鞋尖高舉著炮仗，好讓炮仗直披垂地。一個手裡拿著火柴蹲踞著，另一個摀著耳朵站得遠遠。)

孩子甲：現下還不到過年的鐘點，娘說了吃完團年飯才准放炮仗的。

孩子乙：你不同娘說不就得了，反正天也黑了，可以放得。

孩子甲：你以為我不同娘說她就不會知道了麼？燃炮仗劈劈啪啪的那樣大聲，街坊鄰居都聽得見的，何況是自家的娘！

孩子乙：炮仗放完了就是放完了，咱們一點將起來，沒三兩下就完了，娘就算知道了，又不能中途滅了它，能奈我們如何？潑出去的水，收不回來的麼。

孩子丙：是呀是呀，潑出去的水，收不回來了麼。

孩子甲：我不同你們爭，待會兒娘出來罵人了，可千萬別把我也給扯上。是娘說的，現在點完了炮仗，等夜半裡沒東西可點了，年獸一無顧忌走將出來，趁著睡夢裡吃人，吃掉了歲數還吃掉了高度，來年恐怕長不大也吃不壯。

孩子丙：什麼「來年」呢？明年的事情等明年再說罷！

孩子甲：(氣得跺腳)今兒個是除夕夜，明天就是明年！

(孩子們點燃了炮仗，劈哩啪啦地響起一陣爆竹聲，將打牌的父親同他的牌友們唬了一跳。)

李大哥：嘻！小鬼們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，你們把爹的膽子都給嚇細了，運氣都給嚇跑了，萬一一個不留神讓爹出了銃，讓人胡了去，你們誰給爹賠呀？

牌友甲：哈哈哈哈哈，現下還沒過年呢，輸了今年不打緊，等過了午夜再贏回來也不遲，還兼贏一個過新年的好兆頭！

牌友乙：李大哥您就手下留情罷，每回都讓您給叫胡了，多多少少也留個甜頭與我們嘗嘗。

李大哥：那可不成！光說今年的重陽大火罷，那麼多片糧倉呀，單單燒了我的那一間，

你們說說我這一年到頭爲誰辛苦爲誰忙，這說燒就燒，還活得下去嘛。

牌友丙：二先生不是說了會負起責任的麼？他沒補貼補貼您嗎？

李大哥：有是有，只是一下子拿出全部，你要二先生他如何是好，多的他拿得出手嗎？  
最後折衷，不過就是按月計算，每個月月底的時候貼我一筆買菜錢罷了。嘿  
欸，怎麼就這樣燒起來了呢……紅中一隻！

牌友乙：喂各位別忙別慌，我吃胡啦！

李大哥：別了吧！紅中都能吃胡？

牌友丙：燒起來啦燒起來啦，哈哈哈哈哈。

（孩子們又點燃了另外一串炮仗，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，火焰星子在夜裡竄動。曹銀朱翻轉了一下身子，端直坐著，細細聽著外頭的爆竹聲響，這是過年的聲音，是屬於團圓的聲音。她走到門邊細細地聽。）

曹銀朱：（唱）

爆竹一聲除舊歲，  
獨門空閨聲低迴，  
聲聲入耳震得我人憔悴心疲憊。  
團圓夜只一株銀杏與我相隨，  
花同我一般急煎煎焦黃枯萎，  
雪絨蒙塵、朝榮夕悴，  
一點點一絲絲銖積寸累。  
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  
有米成炊也須有人作陪。

（李大嫂氣沖沖自左舞台上，揪著孩子丙的耳朵拽了好幾步路，然後一手抓著孩子的手，一手打著孩子的屁股，打得孩子丙繞著李大嫂閃躲。孩子甲反而自己率先哭了起來。）

李大嫂：瞧你們這幫小兔崽子，單單揀在這忙進忙出的當口來做耍！

孩子甲：我同他們說了不准放炮仗他們偏要放。

孩子丙：（台語）抓耙子！

李大嫂：你哭什麼哭？大過年的哭什麼哭？這個年過得那樣慘還哭不夠嗎？若不是給那個白煞星狐狸精絆住了，會發生這等事？真折壽。現下全天下的人都給她剋死了，自己不用團年，便以爲人家也不用團年，咱們誰家不是等著洗米煮飯呀？咱們誰家不是一家老小要養啊？

李大哥：好了好了，說這些幹什麼呢？說與誰聽啊？

李大嫂：我偏要大聲叫嚷！有膽子做就沒膽子擔嗎？誰怕誰呀，我靠她吃飯麼？

李大哥：少說幾句罷，大過年的。

李大嫂：這是怎麼著？你過年能打牌，我過年就不能說話呀？過年過年，還不就是過尋常日子，難道過年的時候天會塌下來不成？你們這幫小兔崽子快給我去清了桌子準備開飯了。

孩子乙：爹爹叔叔他們在打牌呢。

李大嫂：我理他們是打牌還是打家劫舍呢，你不去打散了他們我就打你屁股！

（唱）

持家總有持家的苦，  
萬般無奈說不出。  
下養兒女上奉老母，  
丈夫又是隻不忙事的蠹。  
逢年過節我力力碌碌，  
備餐團年飯說實在好不辛苦。

曹銀朱：（倚著門，唱）

搗糯米須仔細力道大小，  
蒸年糕該當心表面起泡。  
冬瓜盅鑲碎肉撒些豆苗，  
雞肚子填糯米添些辣椒。  
紅棗雞湯文火熬，  
當歸鱸魚慢火燒。  
逢年過節我操操勞勞，  
盼只盼聽得丈夫的一句——

（曹銀朱回頭，發現銀朱丈夫章天年坐在毛竹躺椅上頭，小几子上擺滿了豐盛的年夜佳餚，章天年心滿意足地吃著，曹銀朱心滿意足地看著他吃，這是她失落已久的家。）

章天年：銀朱，你這魚蒸得頂通透！這糯米雞也燒得皮脆肉嫩。

曹銀朱：當然啦，我一整天都在廚房裡看著火。好不費勁的，那爐灶子燻得我臉都黑了，倒是這尾鱸魚比我還要白淨。

章天年：你是黑的還是白的我都不介意。

曹銀朱：我昨天還去了隔壁村子央人給我寫一副春聯，是財運亨通的意思。隔離的李大嫂同我說了，明年的雨水應該會多一些，收成好了，我多買些針線做些手絹兒賣了，將來會有一個好年。

章天年：有妳有我就是一個好年。

曹銀朱：就知道耍貧嘴！我今年也替你製了件棉布襖子，你瞧。

章天年：是銀杏的盤花扣！

曹銀朱：是你喜歡的銀杏。

章天年：你不必浪費錢做這個的，去年那件不是還新著嗎？

曹銀朱：過年總歸是過年麼，許多事馬虎不得的，比如說這團年飯就不能儉省，比如說要添新衣。這並不浪費的，餘下的料子我做成手絹兒做成香包去菜場賣了，多多少少能掙錢。

章天年：妳就是手巧！但怎麼單單給我做了，自己不做一件新衣呢。妳的那件棉布襖子，裡頭的棉胎都要滲出來了。

曹銀朱：補一補，可以穿得。

章天年：重製一件罷，天冷。

曹銀朱：你是要出門幹活的人，風吹雨淋的才要穿厚實衣裳。咱們成天在家裡的人，有屋子遮風擋雨，不礙事的。你都不曉得我在家的時候，也沒什麼別的事可做，唯有盼著你平安回來罷了，萬一你傷風感冒了，我該如何是好？

（門外傳來急急忙忙的叩門聲，是許逞能。）

曹銀朱：（對章天年）大過年的，我去瞧瞧看是誰。（開門）是許大哥！

許逞能：嫂子，不好啦！大哥他……大哥他……

曹銀朱：有什麼事這般著急？不妨事，您慢慢兒說。

許逞能：章大哥他，騎自行車過田埂邊上那水坑，不料那水坑裡的水結冰結得頂不紮實，自行車一上去，那冰壁就先裂了，然後……章大哥跌跌跌跌了下去……給那浮冰嗑破了頭，暈了過去……那襖子裡的棉胎吸了水沉甸甸的，人就給拽了下去就……就淹死在水裡啦！

曹銀朱：（笑）許大哥您說的是什麼話呢？您瞧，我們那口子不是還活得好好兒的嘛？

（曹銀朱轉身看屋內，燈光轉換，章天年早已消失，整間屋子空蕩蕩的。）

曹銀朱：（先是驚，後回到現實轉而傷感）

（唱）

新婚三年、守寡三年，  
又逢除夕怕捲簾。  
家家戶戶慶團圓，  
聲聲拜賀入廊簷。  
一尾魚一隻雞妙手烹鮮，  
一匹布一雙手行針布線，  
而今何人與你加餐飯，  
噓寒問暖添衣穿？  
好景良宵、猶在目前，  
人去樓空、長夜漫漫。  
冷雨斷續落心田，  
獨臥單枕誰人憐？

（又是一陣叩門聲，是許逞能的妻子葉蓮蕊。）

曹銀朱：（欣喜地開門，看到葉蓮蕊之後略感失落）噢，是蓮妹妹。

葉蓮蕊：銀朱姐姐，我想邀您同我們一齊團年。您這裡一個人恐怕不好料理，煮多了也不是，少了也不是，過我們那裡大家熱鬧熱鬧。

曹銀朱：多謝妳一片誠心，只是今兒個不單單我一個人。

葉蓮蕊：（恍然大悟）啊，您是說……

曹銀朱：他答應了我今晚要過來的，我們立過契的，我也老早就佈妥飯菜了。妳瞧，有冬瓜盅、糯米雞、紅棗雞湯和當歸驢魚，全都是他愛吃的東西。還有還有，我做了一件銀杏盤花排扣襖子。過年總歸是過年嘛，許多事馬虎不得的。

葉蓮蕊：呃……

曹銀朱：是了！做襖子剩的布料我繡了幾條手絹縫了幾個香包，還得央煩你替我拿到菜場上賣了。村裡人風裡言風裡語的，讓他們曉得了這是我做的手絹香包，怕是沒人肯買了。

葉蓮蕊：這事好說，並不麻煩，只是他……別的日子我不敢說，可今晚大除夕的，二先生他是有家室的人，過來這邊怕是不便罷？

曹銀朱：他會來的，他說了算數，再等等罷，再等等就來了。等等……

（唱）

等閒盡廢了三個秋冬，  
轉瞬間三個秋冬盡成空。  
隻影孤身捱過了三年濃重，  
怎知敵不過如許皓月清風。  
今夜孤枕豈與昨夜不同？  
奈何團圓之夜容易招人入夢。  
我的真心豈與他人不同？  
奈何等不到章天年亦等不著韓楓。

（曹銀朱轉身回頭，方才章天年坐的位置上現正坐著韓楓，時間回到了重陽大火的那一天晚上。曹銀朱走了過去緊挨著韓楓坐著。）

曹銀朱：那咱們來打個交道立個契！

韓 楓：什麼契？

曹銀朱：我今兒個放你回去了，團年夜你要來看我。

韓 楓：團年夜？妳瘋了不成？

曹銀朱：過完重陽，冬天就要來了。冬天來了，又該等著過年了。日子一天一天地去了，我還能做些什麼？不過就是等，一路等。想著今晚你可會來麼？二先生現在在家裡正做些什麼？你有個家，你不會明白的。我婆家沒人了，我娘家

的人也不要我了，這你是知道的，我唯有你了。尋常日子你不來看我我熬得住，就是過節的時候，團年夜，我沒法熬的。

韓 楓：我都明白，我答應妳就是了。

曹銀朱：(唱)

我的真心豈與他人不同？  
等不到章天年我等著韓楓。

(右舞台葉蓮蕊一家人吃團年飯，桌上坐著葉蓮蕊、許逞能和許老太太。)

許老太：你過去章家寡婦那裡幹什麼去了？

葉蓮蕊：我想著她一個人過年怪冷清的，想邀她同我們一齊吃飯。畢竟逞能和章大哥也是換帖的兄弟……

許老太：往後不許妳同她來往，如今她攀上了那個韓楓，還談什麼大哥嫂子的？這樣的女人怪沒廉恥，你鎮日裡和她一處講話，最後村裡人的閒話都落到你頭上。咱們家清門淨戶的——

許逞能：大過年的，講這個幹麻呢？

許老太：你忘了你拜把兄弟了麼，你有點良心！秋收大火的事，如果沒有那女人會釀成這般禍端嗎？都說了那一夜韓楓遍尋不著，就是窩在那女人的屋子裡！還不只這個，村裡的人都說她是命中帶煞的，嫁到過章家不下兩年，就先剋死了章家爹娘，第三年連自己丈夫都給剋死了，你還說這是巧嘛，天底下哪有這樣子的巧？大過年的同她一桌吃飯哪，幾雙筷子在碟子裡磨磨蹭蹭的，難保連我們都讓她剋死了——

許逞能：娘，講這個不吉利的話……

許老太：你以為做媽的唬嚇人嘛？這事兒是寧可信其有啊，連章家寡婦她娘家人都相信的呀。你看看近來她娘家人幾時來看過她了？守寡了三年她娘家怎地不來把她接回家去？都是怕了嘛，人言可畏。假如不是她帶煞，回娘家去了，又哪來二先生的那樁事？沒有二先生的事，又哪來穀倉大火的事？是禍水呀，都是禍水——

許逞能：(搶白，舉杯)別說了，娘。喝了這盞酒，長命百歲，長長久久。

許老太：(轉頭看葉蓮蕊)我活那麼長時間做甚？受苦受難的，氣飽肚子。我不盼長命，我只盼一個孫讓我死也瞑目。

葉蓮蕊：……

曹銀朱：(唱)

月朦朧影婆娑晝短夜長，  
倚闌干迎清風銀杏飄香。  
坐對明鏡理紅妝，  
奈何瓶墜簪折兩兩相忘。



晚來氤氳沁心涼，  
盼不見郎我心倉皇。  
許是為誰耽擱為誰忙，  
急煎煎生怕熬好的湯放涼。  
你有妻女相伴共把明月賞，  
我無夫無兒只得同影子話家常。

（左舞台李家酒足酣飽，孩子們圍繞在桌旁戲耍。）

李大哥：今年的飯菜沒有去年的好！

李大嫂：你還有得嫌呢，盡知道吃，也不知道持家人有持家人的難處。若不是穀倉生了大火，準讓你吃蝦吃到胃疼，喝酒喝到爛醉呢。難得今年收成好，偏偏遇上這等事兒……（對孩子們）你們這幫討債鬼給我回來坐好！仔細你們的皮了！

孩子甲：娘，等我長大了出城去尋工作去，先做了學徒，出師以後自幹營生。不用靠天吃飯，不必擔心大火，養得你白白胖胖的！

孩子丙：（台語）馬屁精！

李大嫂：（笑）瞧你們這幫討債的，我只能指望趁早把債給償了，哪還指望你們生利息呀？好啦好啦，就要過年了，去拿炮仗出來放罷！

孩子甲：炮仗他們早放完了。

李大嫂：就跟你們說的，炮仗是用來嚇唬年獸的，現在可好，當心你們長不成大人樣。

孩子乙：如果今晚牠跑出來要吃了我們那該怎麼辦？

李大嫂：趕緊睡覺去，牠是不吃睜著眼睛的小鬼的。

李大哥：小鬼們先來替我把桌子清一清，我同你們叔叔還要摸八圈呢。

曹銀朱：（唱）

枝極扶疏白絨花，  
面黃肌瘦、如蒙塵沙。  
淚乾成灰紅燭蠟，  
度過幾多個風前月下？

（原先那盞燭台的紅蠟燭燃盡了，燈光又暗下去了一些。曹銀朱一邊起身朝五斗櫃裡摸黑翻找蠟燭，好容易找到了一枝，一邊唱一邊點燃了，燈光稍亮以後，銀朱才發現自己取了一枝白蠟燭，那是當初天年過世時候用的白蠟燭。）

紅蠟燃盡點白蠟，  
渾白色的燭身有白光灑，  
竟如同守靈夜那般圖畫。

白茫茫暎摧人入睡，  
眼景煙霏如披珠淚。  
這一夜長得我心疲憊人憔悴，  
花同我一般急煎煎焦黃枯萎。  
長夜漫漫誰人陪？  
昏昏沉沉、銀杏芳菲，  
沉沉昏昏人入睡。

（曹銀朱昏沉中睡下了，燈光漸暗，左右舞台的殘羹剩菜都撤了去，單單留下竹籬笆同兩張桌子各踞一端。舞台正中的曹銀朱家裡，飯菜也都撤了去，回到幕起時的模樣，一只五斗櫃，一張小几子，一隻墨竹瓷花瓶，只是燭台換成了白蠟燭。大年初一，天亮，燈亮。銀朱起身捧著花瓶想要將它擱在五斗櫃上，卻意外發現銀杏花開得雪白晶亮。舞台後方液晶螢幕上原先蒙塵的銀杏陡然開作雪白的一片，閃爍著晶瑩的白光。曹銀朱驚喜，走到了下舞台正中央面對觀眾。）

曹銀朱：（欣喜，唱）

不自知不自覺墮入夢鄉，  
煙籠霧鎖、飄飄盪盪。  
迷茫中似聽得天年返家瑟音響，  
幻影裡復得見韓楓赴會行路忙。  
昨夜裡白絨花半青半黃，  
霎時節變作白玉無瑕、臥雪眠霜。  
是韓楓替我把黃花藏，

（韓楓從左舞台上，在銀朱的花瓶裡插上一株簇簇新雪白的銀杏枝。）

還是天年為我換新香？

（章天年從右舞台上，在銀朱的花瓶裡插上一株簇簇新雪白的銀杏枝。）

團圓時分我做落單鴛鴦，  
等不到良人亦盼不到郎。  
怎知良人與郎入夢鄉，  
穿我做的衣裳喝我熬的湯。  
三十六個月裡等等潛潛，  
一千多個日子淚眼汪汪，  
如今不枉我日日遭流言訕謗，  
如今不枉我月月不忘添炷香。

銀柳花開、含芬吐芳，  
是韓楓替我把黃花藏，  
還是天年為我換新香？

（銀朱雙手捧著花瓶心滿意足地直視遠方，銀幕上的銀杏閃閃發光。全場燈暗，螢幕上的小白絨花仍舊閃著銀光，春天來了。）

## 尾聲

（螢幕上的銀杏轉為粉紅色的櫻花，像一朵蓬鬆的雲。若是給春風微微地帶上了一帶，亂紅飛過秋千去，吹開了一場下不盡的櫻花雨。黑暗中傳出窸窣窸窣的人聲，全場燈漸亮，春天，新的一年，大夥兒四散在各處，照舊過著尋常的日子。韓孟湘與白露彤相偕走著，葉蓮蕊與曹銀朱坐在一處做針黹，一如往常。一年過去了，一如往常。四人合唱。）

合唱曲：（韓孟湘獨唱）燦櫻出迎薰風吻，

（葉蓮蕊獨唱）十里芰荷紛展陳。

（白露彤獨唱）金風玉露小陽春，

（曹銀朱獨唱）乍見銀柳蒙纖塵。

（四人合唱）

歷夏經秋幾多旬，

臘盡春回又一輪。

四季順逆依天運，

藏閃心事難隱忍。

難隱忍閃現一陣訴無門，

訴無門藏掩胸腹吞遺恨。

（燈暗，液晶螢幕暗，幕落。）